

友
緣、
有
緣



金聖華
著

友緣、有緣



金聖華 著



www.cosmosbooks.com.hk

書 名 友緣·有緣

作 者 金聖華

責任編輯 郭坤輝

美術編輯 楊曉林

出 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 1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74-78號文遜大廈2樓2A〈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印 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官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字樓A室

電話：2342 0109 傳真：2790 3614

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出版日期 2010年2月 / 初版·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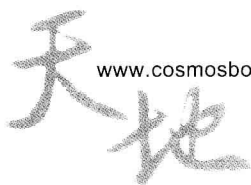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2010

ISBN 978-988-219-156-3

友緣、有緣

金聖華 著



www.cosmosbooks.com.hk

書 名 友緣·有緣

作 者 金聖華

責任編輯 郭坤燁

美術編輯 楊曉林

出 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 1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74-78號文遜大廈2樓2A（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印 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官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4字樓A室

電話：2342 0109 傳真：2790 3614

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出版日期 2010年2月 / 初版·香港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2010

ISBN 978-988-219-156-3

代 序

優雅與溫暖

——讀金聖華的《友緣·有緣》

認識金聖華教授的人我想都會感受到她的優雅與溫暖。她的為人及文章都具有這兩種可貴的特質，人如其文，文如其人，真可謂文質彬彬。

《友緣·有緣》，書名取得妙，一個「緣」字牽出千絲萬縷的情誼，層出不窮的故事。我與金聖華結緣始於二零零零年，她邀請我參加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籌辦由她主持的「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小說組的評審工作。我在一九八零年代曾數次擔任台灣兩大報中時與聯合文學獎的小說評審，後來有十幾年未再參加此項工作。但金聖華主持的文學獎，對象是全球大學在學學生，意義非凡，可以激勵青年學子用中文創作文字的興趣，可能因此培養出一批有文學才情的青年作家。我自己也是在大學時代與一群同學們創辦文學雜誌而走上創作之路的，金聖華這番用心，我很贊同，雖然當時我剛動過心臟手術，也就

「奮不顧身」從美國飛到香港去參加這場文學盛會。與會期間，我觀察到統籌舉辦這樣一個大型會議，人員來自世界各方，會議的步調、節奏、內容、氣氛，輕重緩急，主持人金聖華掌握得有條有理，秩序井然，幾日下來一場文學會議，變成了一席文化饗宴。從大陸、台灣、馬來西亞，各地來的得獎者以及本地香港生，大家歡天喜地匯聚一堂，好像來赴嘉年華會一般。能把一個文學會議辦得如此喜氣洋洋，我不禁暗暗佩服。這就是金聖華式的優雅，處理事情，無論大小，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分秒不差。「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我一連做了三次小說評審，完全是受了金聖華推動文學不惜餘力的熱忱所感動。有些獲獎者，現在已經出版第一本文學集子。

我與金聖華的「友緣」繼續延伸最後又歸結到《牡丹亭》上。二零零四年，《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完，第二站到了香港沙田大會堂上演，香港文化界學術界許多人士蒞臨觀賞，金聖華也到場，第一晚終場，我找到金聖華，她第一句話就是：「太美了！」我就在等她這句話，她的看法是要緊的。從此，金聖華也變成了護花使者，加入我們的崑曲義工大隊，一路護持着崑曲這朵牡丹花，她在〈追尋牡丹的蹤跡〉中，有很生動詳盡的描寫。《青春版牡丹亭》迄今已演出一百八十四場，有幾次我們陷入危機，多半是「金融危機」，幸虧金聖華伸手，替我們

找到援助，才得以過關。《青春版牡丹亭》一路走來，天意垂成，遇到危難，每每有貴人相助。劉尚儉先生贊助赴美及百場慶演，周文軒先生贊助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兩位都是由金聖華牽引的。二零零七年北京大劇院剛落成，邀請《青春版牡丹亭》去試演，這是第一齣戲曲進入大劇院戲劇廳，當然重要。但大劇院臨時卻告知原來還要演出費的，數目不小。我只得連夜向金聖華告急，她二話不說，親自出馬，為《青春版牡丹亭》四處籌款，後來幸而找到周文軒先生，周先生不僅一口答應，而且還頂着炎炎夏日，自己走到銀行去匯款，生怕耽誤我們。誰知不久周先生竟臥病不起，贊助《青春版牡丹亭》亦成為他最後的善舉。〈不為人知的善舉〉中，金聖華把這段感人的故事寫了出來。這就是金聖華式的溫暖：朋友有難，不惜兩肋插刀。

金聖華如此盡力，我想她不僅是為我個人解困，而是她認為（借用她的話）我們推廣崑曲是在「興滅繼絕」，搶救我們的文化瑰寶。是一股文化使命感觸動了她。讀了〈父親與《孔夫子》〉一文就明瞭金聖華的文化使命感之由來了。金聖華的尊翁金信民先生在「抗戰」期間與友人創辦「民華影業公司」，創業電影卻極不平常，《孔夫子》一片，金信民先生不計血本、不顧票房，投下重資，請來當時最傑出的電影導演費穆執導，演員也都是一時之選。那

是一部高品質，精心製作的藝術電影。一九四零在上海金城戲院上演，曾轟動一時，然而此片卻因戰亂流離失所，銷聲匿跡數十年，一直要到二零零七年因林青霞的關係，才發現香港電影資料館居然還收藏了《孔夫子》的一個拷貝，這部曠世傑作終於重見天日，修復後，重在香港上演。現在看來，當年金信民先生拍攝《孔夫子》這部電影為至聖先師還原「本來面目」，其歷史意義何其重大。而金信民先生對中華文化的一往情深也就傳給了金聖華。

當金聖華告訴我《孔夫子》已重新面世，我脫口而出：「我看過這部電影！」我記得這部影片又名《萬世師表》，我還記得孔子見南子、顏回早逝、孔子哀慟的場景。金聖華很詫異，因為看過《孔夫子》原來拷貝的人現在少之又少。我模糊記起是戰後在上海看的，好像是在大光明戲院。後來史料果然記載《孔夫子》於一九四八年在上海曾重映一次。費穆的《小城之春》，是中國電影一部經典之作，《孔夫子》應該是他另外一部。一九四八我才十歲左右，不知道是一種甚麼機緣竟能看到金聖華的尊翁製作的這部《萬世師表》。人生多少境遇，都因一個緣字起頭。

《友緣·有緣》共分三部份。第一輯「頌揚篇」多為中文大學榮譽博士、院士的讚辭。在這裏，金聖華充份顯現了她的文字功夫。讚辭不好寫，兩

千字內講盡一個人的生平成就，須句句得體，面面俱到。金聖華的讚辭寫得鏗鏘有聲，篇篇可讀，分寸拿捏，精確到十分。這就是金聖華行文優雅的地方。她寫高行健下筆周延，看法深刻。高行健的作品受法國文化影響頗深，金聖華自己留法，所以寫來格外當行。

第二輯「思情篇」、第三輯「懷念篇」寫朋友、寫逝去的故人，這些文章，溫柔敦厚，朋友的長處，金聖華都看到了，而且不吝讚美，她寫傅聰〈赤子之心中國魂〉體貼入微，我想金聖華應該是他的知友，她寫到了這位傑出鋼琴家的內心深處。二十多年前傅聰第一次到台北開演奏會，我去旅館見他，竟談到深夜，話題繞來繞去總離不開他心中難以紓解的「中國結」。

二零零七年金聖華和我應王蒙先生之邀到青島海洋大學演講。那是個春光明媚的四月天，隔日遊嶗山，一路上繁花似錦，兩旁的櫻花紅雲片片，延綿上伸，如野火燒山，桃花、海棠、茶花、玉蘭，相雜其間，真是姹紫嫣紅開遍。山上太清宮是有名的道觀，蒲松齡寫《聊齋》於此，中有四百年老茶一棵，據說是蒲松齡寫花妖的由來。走到中庭，迎面猛見牡丹一株，高過人頭，上結花苞數十朵，朵朵盛開，大如水碗，粉嫩嬌紅，迎風招搖，實在惹人憐惜，我從來沒有看過那麼高大花開得那麼茂盛的牡丹，我和金聖華

在牡丹叢中留下一幅照像做為紀念。相片中，兩人都圍滿了牡丹花，我們的友緣也可稱為「牡丹緣」吧。

白先勇

二零一零年一月八日

自序

許多年來，不斷有人問我，「你是教翻譯的，中文裏的『緣』字，英文到底該怎麼說？」怎麼說呢？我真的回答不了。

「緣」，一個絕對東方的字眼，看不見，摸不到，虛無縹緲，卻無處不在。世上千門萬戶，為甚麼偏偏投胎到那一家？人間芸芸眾生，為甚麼偏偏遇上了他或她？某人素未謀面而一見如故，某地從未涉足而似曾相識，即使是一次飯局，一趟旅遊，能去就能去，不能去的終不成事。中國人把這一切都稱之為「緣」——人有人緣、地有地緣、事有事緣。緣來時，人無老少，事無大小，冥冥之中彷彿有一線相牽；緣盡時，如煙消雲散，花落無痕，再強留也屬枉然。這個「緣」字，在漫長的翻譯生涯中，從來想不出該怎麼譯。不是fate，不是destiny，不是chance meeting，甚至不是karma。常想跟西方友人解釋甚麼是「緣」，看到他們聽完之後茫茫然的眼神，似懂非懂的模樣，只好歎一口氣，反正說不清，不說也罷！

回首往昔，一路行來，有起有伏，轉瞬間，竟

已到了向晚時分。沿途既有風光明媚時，也有曲折迴旋處，所喜每逢險阻，必有貴人來相助。所謂的貴人，不是指世俗的顯赫之士，而是親切的朋友，摯愛的家人。他們對我的愛護與扶助，使我這一輩子，不需吹捧奉迎，不需圖謀鑽營，心安理得走到了今天。這一本書所輯錄的，就是歷來的友緣，以及跟我有緣的種種情與誼。

本書共分為三輯。第一輯為「頌揚篇」，收輯我為香港中文大學撰寫的榮譽博士讚辭九篇，榮譽院士讚辭七篇（讚辭版權屬於香港中文大學所有，承蒙惠允出版，特此致謝）。這一部份，可說是我在二零零五年出版《榮譽的造象》一書的延續。多年來，我為中大撰寫及宣讀的讚辭不下數十篇，《榮譽的造象》一書收錄不及，所以在本書中特別再選收十六篇，頌揚對象包括榮獲榮譽博士的白先勇、汪道涵、連戰、高行健、陳佳洱、張存浩、李胡紫霞、利漢釗、唐翔千諸位傑出人士，以及榮獲榮譽院士的李和聲、周文軒、陳黃穗、李明達、張敏儀、岑才生、李兆基等成功人物。能夠為這些各行各業的翹楚撰寫讚辭，並從他們的嘉言懿行中，受到啟發，的確是一種緣份。這些人士中，有些是崇基畢業的校友，如張敏儀、陳黃穗；有些則是德高望重的前輩，本已相識，如李和聲先生、周文軒先生等。他們在推廣教育、弘揚文化方面的努力與貢獻，功不可沒。李明達先生為

前警務處長，退休後不再納薪受祿，寧願以全副精神來回饋社會。第一輯中三篇側寫：〈一心弘揚、不求回報〉、〈不為人知的善舉〉及〈一哥的選擇〉，所要記述的就是三位人士這種行善不求報、「潤物細無聲」的事跡。

撰寫白先勇的讚辭，又是另一個故事。我為中大擔任「讚辭撰寫人」前後逾十年，在退休時，我曾經許下諾言，假如校方頒授榮譽學位予我的幾位知交好友，包括白先勇在內，則我會考慮重新執筆。二零零九年，中大決定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予白先勇教授，我樂於一諾成真，在撰寫讚辭之餘，又成〈追尋牡丹的蹤跡〉一文，敘述多年來與白先勇交往的經過，也記載了我們越洋討論文學的訪談內容。跟白先勇談話，就如聽他演講，他不是那種詞鋒銳利、口若懸河的講者，但是，說着說着，他會把真心掏出來，讓人深受感動。記得當年舉家自台遷港，一年後，我以僑生資格考取台大外文系，原可與白成為先後同學，並追隨他倡導文學的足跡，但因父母不捨，未能遠行。錯過了那段時空，未認識年輕的白先勇，但如今聽他演講，跟他談話，與他相交，卻發現眼前的他，依然年輕，依然真誠，依然豪情萬丈，當年錯過的友緣，如今竟有緣再續，豈不可喜？

第二輯為「思情篇」，記述我與多位傑出人士之間相知相交的情誼。能與這許多頂尖人物交上朋

友，更不能不說是一種緣份。相識之初，也許會懾於他們的盛名與大才；相交久了，再也記不得他們高高在上的地位與身份。在我心目中，只看到他們為人處世的真與誠，他們自淬自礪的辛與勤，還有那歷久不變的書生本色與赤子之心。林青霞是眾人眼裏風華絕代的天皇鉅星，她的確清麗脫俗，但我更欣賞的是她待人的真與稟性的純，能跟她成為坦誠相對、無話不談的朋友，多麼值得珍惜。林文月高雅端秀，才氣過人，是學界公認的大才女，自從一九八五年相識以來，二十多年間，彼此往返不斷，正如她在為拙著《齊向譯道行》所撰寫的序言中所言，「兩人的興趣和關注點接近，使我們在公私的場合上都有許多說不完的話」，的確，我們背景相似，愛好相同，在研究、翻譯與寫作上，一直孜孜不倦，而她的治學之勤，成就之著，足為楷模。與楊絳先生相識於一九八五年北京的譯家座談會上。因緣際會，那天我正好坐在她的旁邊，只見她一身旗袍，氣度雍容，盡顯大家風範。當時，她告訴我正在構思一篇在慢鏡頭下剖析翻譯的文章，這就是日後發表的名篇《失敗的經驗》。一九八八年，她獲選為香港翻譯學會的榮譽會士，由我撰寫讚辭，並代她宣讀答詞。錢鍾書先生過世後，我更曾經四訪三里河，最難得的是楊絳先生九十大壽的那天，原本她閉門謝客，竟破例接見了我和隨伴前往的羅新璋。近年來，見到她老而彌堅，譯

著不輟，令人欣喜。與余光中先生的結緣可以追溯至我十二、三歲的青蔥年代，早在唸初中時，我就不時剪存報章上刊載的余詩，此後一直是詩人的書迷，想不到日後竟有緣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為教翻譯的同事。在各種學術會議、評審、講學或推廣文化甚至為中文運動請命的場合上，我們都曾經一起參與，共同努力，這種不可多得的機遇，使我在余先生身上受教非淺，得益良多。傅聰是蜚聲國際的鋼琴大家，因為研究法國文學翻譯家傅雷的關係，我於一九八零年初在法國索邦大學進修時，曾經到訪卜居倫敦的傅聰，同時結識了正好造訪當地的傅敏。承蒙昆仲二人的鼎力支持，使我得以順利完成工作，也即是海內外第一篇研究傅譯的博士論文。此後，我們時相往返，傅聰每次來香港演出，在演奏前後，我們必然會相聚晤談。他那顆熾熱的赤子心，那份濃郁的故國情，多少年來，從未變冷或消減。這是一位有深度、有原則的真正藝術家，絕不會為媚俗邀寵而妥協、而退讓。與王蒙先生相識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還記得我去登門拜訪，王宅是個四合院，聽說是夏衍的故居，當時正在裝修。主人不僅熱誠招待，還與我暢談有關翻譯的問題。王蒙風趣幽默，親切誠懇，曾經兩次應邀出任「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的小說組終審評判，一次出任顧問，也承蒙他邀請，我先後兩次前往青島海洋大學作客演講。〈不老的健筆〉是於二零零六年

為香港中大新亞書院第十九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而寫的。幾年前，王蒙文學研討會在青島召開，原邀我參加，因事忙不及寫論文而作罷，想不到幾年後，卻要為新亞書院懷着虔誠的心，去努力探索王蒙的文學天地。文章寫成後，王蒙幽我一默：「幾年前沒寫，現在卻又寫了，注定有此一劫！」其實，應該說注定有此一緣才對！許鈞是在翻譯界中，難得一見理論與實踐兼擅的譯家，他對翻譯的熱誠與執着，對譯事的推動與弘揚，都令人激賞，〈長達數十載的熱戀〉一文，記載了他與法國文學的不解之緣。

第三輯「懷念篇」悼念與追思如今已經去世的至親與摯友。首先是賦予我生命、養我育我、愛我惜我的父親。一九三九年，正值抗日戰爭，當時風華正茂的父親與友人在上海孤島成立了民華影業公司，創業鉅獻就是愛國影片《孔夫子》。他不惜工本，投下鉅資，一心要弘揚中華文化，借電影導人「向上」、「向善」，而從不以私己的利益為念，這種徹頭徹尾的浪漫情懷，無私奉獻的灑脫行徑，深深影響了我的一生。如今，父親雖已撒手塵寰，但在我內心深處，卻仍然感到跟他很親、很近。許多為推動文化、不計一切的癡事與傻勁，在別人眼中認為匪夷所思，在父親身上卻顯得理所當然。一九九一年，我為香港翻譯學會籌募款項時，已屆高齡的他曾經冒着溽熱，在大暑天為我四處奔波，甚至為我派送海報。我終於明